

東南紀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簫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簫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蚍蜉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虎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

俠單煒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忤恐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纂勒爲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守山齋叢書 子部

失名

司馬溫公歸洛講孝經有父老住聽持簞食豆羹以獻公
爲享盡講庶人章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
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孝宗諭云誦尙
書卽誦無逸孝宗大喜撫榻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子
汝一官卽再拜謝遂授廸功郎

葉少蘊早年貴顯退居石林累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
日暖輒以數婢子肩小車且攜酒樽食奩自隨遇其意適處
卽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檢書薰染旣久亦能

詩詞

浙西趙憲愬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醋者官追姑勘罪將施刑而問婦曰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旣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俞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尙書杓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筯一副來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每日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挾之而去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嚙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爲法當禳禴或驅而殺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漢陽民悉力耕耨幸而

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蝗飛入臣口寧臣死毋壞百姓頃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境矣

韓澆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尙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史相當國羅致之不少屈一爲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餽給至仲止貧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趺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闐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啟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人去吳慚退訪樟邱文卿亦故舊也色尙未和樟邱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樟邱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其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裾行至廳

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內徐問爲誰樟邱自稱曰文卿復徐言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過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次日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問曰你官人交割了也更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卻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會到任先打動公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會受此錢使吏領賚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與薌林向子諲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詩卽薌林也汪爲湖州納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諸郡圃時與之會其妻矚其往卽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戒十數卒布於道俟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喏其聲如雷汪

聞喏聲卽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議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舉笏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爲言者論去

楊談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舟訪郢州張守旣至張資之往合淝謁制使杜子興杜亦壯之明年用以解安豐圍孟元庵珙開帥荆湖張郢中薦之元庵處以茶局周其資用楊盡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旣盡茶局本領錢實隸總所後事發秋壑爲總領求純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兩與之使急還元逋純父又以散之賓客酣歌不顧

汪勃歛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于秦檜

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真臺省

蔡京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人數俸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鹹豉來吏以十缶進細認乃黃雀肫也京問尙有幾何吏對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異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僑輩扣橐使王方岩居間王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生平違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

曹手也趙忻然卽釋其罪

韓大倫斬王曾孫也本刀鐻家兒隨父出入府第韓翁奇之翁無子媪啟翁曰刀鐻兒尙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翁慨然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飲酒不耽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自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廳小虞兵卽擎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覩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

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韓斬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臭腐不可近其妻孥
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嚙之韓窘急以
兩手握其首領間蟒以尾繞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
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厨中見有切菜
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極力按之來去如引鋸卒斷
蟒首既免不勝忿置之鑊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卽脫去
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卽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齟之商運自昔
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
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於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

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
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
到邊每一軍斛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百
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舸千艘
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巖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
多

鎮江有識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戊
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後入城突入故將李顯忠家諸孫
皆勇悍攢槍拒之鹿死虎復從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舉
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
應此識時丞相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識丞相當走

矣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曉悉遭黜落時丁之氣燄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爲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狼狽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宰何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何自云若欲行椎剝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劾去之張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鐵面礫髯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春秋領鄉薦金之敗也聞北兵掃境率其族人自襄趨郢過湖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是者二十

年鍾泉巖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橘洲希得姚使邀之堅不來鍾與唐委曲導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卽條具請虛帖三十歸所居召募明日遂行

韓境字仲容金紫膺胄之曾孫也蔣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婚蔣招之就學韓見其冰翁所爲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婚改壻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咸淳丙寅秋澧陽風雹四山林木皆赭如焚而葉枝不凋凡當墜者率糜爛而澧陽爲甚時守澧陽高將軍也高爲郡守

惟取蛇饌每一都保月獻一蛇皆令生致萃以陶甗將食則
旁薪炭迫之或嚮或脯又走四遠以餽親厚一郡皆苦之至
是甗見異大者重一二斤著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
毀高恐怖不知所爲於是避在床下亦不能禦有吏教以亟
具衣冠秉笏下拜以謝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漸息譙樓
直廳事之南前有高城爲之障暝色旣解但樓忽頓在城外
沙上蓋風挾之以去也未幾高遂罷

秦檜爲相都堂右揆閭前有榴著實時檜每嘿數焉忽亡其
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
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
蓋其機穽根於心雖細瑣弗自覺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云殺了種蒿割了菜喫了羔兒
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及執中也賈似道當國京
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耍蓋時京妝競
尙假玉以假爲賈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
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
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履齋之貶似道擠之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
頭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寇司戶之句勸儆尤多

王樞密庶本出張魏公之門後忤秦檜貶死其子又以誹謗
時政褫官編置在貶所無聊有方士口辯多技能因與之往
還方士能以葯和水作字白與紙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
水上乃見庶之子因戲書秦檜可斬四字投諸水以試其術

方士持紙竟去欲白之官厚賄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
嚴父然少拂其意卽欲白發其事庶子飲恨事之惟謹獨一
僕不平一日與方士遊屋後廢圃中有罾井僕謂方士曰井
有巨蟒方士俯視僕從後推墜方士入井中下石瘞之已而
爲人所告秦遂起大獄加以叛逆獄遂成其家夢庶乘馬語
其家人曰吾今往辯明茲事矣未幾秦死其獄遂解其子之
奇淳熙間入兩府云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
肯求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
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輒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候
某有一笑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竦聽之乃曰昔有一朝

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聞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聞者
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汝獨無忌諱而爲此言
我必面白以治汝聞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若以爲不可當
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旣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愀然
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仲荀出入秦門
預褻客云

東山先生楊長孺字伯子誠齋之適也學似其父清似其父
至骨鯁乃更過之守雪川時秀邸橫一州廷相擇而使之蓋
欲其拔薤一日秀王袖緘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無辭以却
於是往赴張樂開宴水陸畢陳帷幕數重列燭如晝酒半少
休已而復坐乃知踰兩日夕矣歸卽自劾云祇赴嗣秀王華

會荒酒凡兩日夜曠廢職事願罰俸三月以懲不恪自是終其去秀邸不敢復招亦斂手不敢撓政一日幹辦府捉解爬松釵人公據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爲寶嗣王捉得太吃倒楊秀才放得却又好闔郡傳之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君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可借牙緋入朝則服綠且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左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衛王張魏公也滿坐皆大笑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游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

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氏金滑稽人也

劉平國宰京口人弱冠登紹興庚戌第有高誼復善綜理初甚貧後斥奩裝買田由此遂裕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給焉因以漫塘自號再調浙東倉司鹽幹措置得宜鹹利大入後以買運鹽籬發邑宰之私爲宰所下石遂歸不復出杜門却掃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尋又起知宣州後直祕閣至大監有漫塘集文挾偉氣其尺牘有云今之所謂豪傑士者古之所謂破落戶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爲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著船頭背月眠醒來紅日浴晴川

等閒活計無人共獨占江湖萬里天又漫塘賦云張端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旣歸將與好事者謀之而遊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遊觀之無所難之可若何叟不對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東泝柳巷北屆蔬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浸其西靡種靡藝不藉不治葭蘆茁何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爲隄茶蓼叢生蒲稗因依菡萏紅白錯如布棋爛乎若吳陂初按於綵陳粲兮若月宮更下于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鷺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百萬鴛鴻來下而爛熳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茲實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

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短屋疏籬雨未多而泥沒
膝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青苔驚玉川之夜
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軒不來孰爲退之叟之辭未畢端
衡曰止余聞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志
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卑退身遐舉要必有偉麗之觀
幽閒之致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白日可到於羲皇
而宵夢足通乎帝所況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勢於主
組爲計已決歷年已屢而是塘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
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鉅鑄其隘也可闕其闕也可補胡不
增其高而爲基夷其平而爲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
木之列植高館涼臺之接廡使鄰曲改觀兒童欣舞顧乃計

失於因循事仍于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由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聲氣尙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怵我以方來之謗譽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淒涼釣瀨富貴鄙焉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俛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索言吾特從而戲汝

吳鑑字仲權臨川人頗慕張于湖之豪蕩于湖豪氣橫九州去長沙百年猶有能道其不羈者仲權尤不減嘗使湖南漕行部以小舟私載一妓自隨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墜水舟人驚呼打撈運使幸而拯溺其豪放如此

東南紀聞卷一

東南紀聞卷二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晝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竟登大寶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實無有也惟榮王府開關明燭天錫入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爲異卽求一觀及入室異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護之後太子竑忤史相彌遠史遂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來謁時史相故使之誤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讓他主席史但捶胸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爲皇太子其太

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遺詔太子柩前遂卽皇帝位

魏公張浚督師漢中夜頓舍帳前環兵以衛金人遣刺客害公兵覺而獲之公問誰遣汝來曰四太子也其烏珠乎曰然公曰汝何許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兩笈與我妻子爲質而來公曰如汝比者幾人曰猶有一人且以某相嘗事不集則有彼公曰汝今何如曰請卽死公曰吾生死有命非汝曹所能制飲而遣之翌日會僚屬猶有咎公以爲非者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數月其人當復來旣數月外白有降者兩人自謂嘗爲刺客蒙相公不殺者因率其黨歸順自殺其妻置嬰兒及先人之骨於褚中而來呼而物色之良是一

軍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有術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蹟無不奇中因語人曰近得邸報乎節號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爲二千日兆在是矣聞者掩耳而走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徵應固有數乎

吳曦未叛時常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曦方垂鞭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之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旣却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

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幕屬皆在焉相與勞問間流星警報
沓至蓋金主將改圖瓜洲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
必可倚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酌卮
醪以前曰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雍
公起立受卮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
昔有人得一鼈欲烹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
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
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
我欲觀之僕之此行毋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弑自此上簡知馴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遇一貧儒李其姓自號落魄子問其生庚則與徽

宗年月日時一同上因憐之問以當塗官況好惡李對曰蜀最好上曰吾與蜀帥有故當作書使周汝李辭以囊乏上又資之以屏履及書贈之李固不識其爲徽宗也於是投書剝封則敕劄令其交代本職帥遂辦公用迎人禮上李交事後越兩日中風死上聞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貴賤史云生於重屋者爲帝生於茅簷者爲庶人

東都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議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翌日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其姪居中在太學約紳議命紳笑曰何不留錢市酒肉耶強之必往如約術士先說紳命只云異姓真王再說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真王因前命而發後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

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命術之驗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後出謁道經巷陌間遇一賣屨者甚憐之使問其命則年月日時與益公不差一字於是取衣一襲賜之俾食其家廩之終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於舟中故得鍾美而業屨者不與焉其與雷轟薦福碑者雖際遇之大小不侔而其爲窮一也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之東設肆於門標云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者乃以司自命豈理也哉

同州節推廷評岐君賁登進士第尙奇好古文學之外尤耽

易象製周易彩戲圖蓋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爲君象不敢以爲戲自餘每爻當綦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其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矣巢居險絕人不能知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其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騾逸去竟不出後有見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二人蓋皆得道於山中云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繇鵬弁任某處巡檢忽解

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爲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
行通衢爲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
十餘年一夢間棄名入道得安閒隨緣明月街頭叫開市難
居却入山二日首微低爲頃復如初居三日首復低爲頃又
如常自古坐化立化側化側化有矣未聞俯而仰仰而俯自
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爲之傳且謚之曰明月先生
云

華山陳真公隱於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
寇朝一亦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全神觀惟睡而已小童劉
垂範往見其徒告以睡寢外聞勦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
生睡有樂乃華胥調其徒曰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

滿紙題曰混沌調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擊敵有衆數萬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宋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

單路分煒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子爲右階吉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單云堯章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單又自畫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陵後筆法於今未易同誰識定齋單自號三昧筆又傳壁坼到

江梅其風致可見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嵩之巖之與元堅皆爲中表兩家又皆妙年仕宦偶俱留京一日以飲博失色臧詬史發其隱史

深銜之未有以復也乃匿怨爲懽幾微不露如是者一二十年後嵩之爲荆閫北使王楫道之所往嵩之隱相接及得政而巖之開閫九江楫遣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殺雜間有鐵胎巖之爲之繳上有旨覈所從來乃內藏賜物而元堅爲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劄而廣必由江西巖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人偶善元堅意巖之必有謀中塗教以易衣冠匿箱簏以已草輿雇夫亟載以西自廬陵間道至五羊伺者覺亦疾尾其後至則羈客庭參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二史以艱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言有心於任術不若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犬狎狎穿箭者無敢視其藩一日啟觀扇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驗視迹捕四出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贛晝日嘗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責炊則曰予無他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旣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售資劉曰姑畀爾萬錢詰朝歸爾餘金劉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邸賊驗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啟之耶抑

稔匿當露適因其所值耶

長沙推陳某劒南人殿試前名年甫及壯到官未久郡差往南岳神祠降香訖詣岳祠入後宮遍覽有土偶夫人像貌端麗陳心慕焉瞻顧移時謂虞兵曰夫人笑我左右以爲戲言是夕宿寺中銓德觀虞兵輩聞陳在帳中笑語不輟次早忽云夫人昨夜來此相伴亟往寺中焚香致謝至則又指云夫人大笑汝輩何爲不見

龔斗文夢靈崇陽人淳祐丁未登進士第後校文醴陽醴陽解額五人賦二詩書記檄一偶得周禮一卷極愛之欲下禮記而取周禮已批點置枕旁矣中夕驚覺若有鞭榻之聲未幾夢有神約以木橫門云若取此當以此木斷汝前程次早

遂敗興越一日與他試官細味其文定議取上是夕鞭榻之聲愈急次日會諸公疑議不決監試以爲莫若申州取行下云年例取禮記今周禮優長未委如何而州報只照舊例遂只以禮充貢其周禮寘之乙魁然龔心終怏怏也旣出院乃知治周禮者昵妾而薄其妻見有離婚之訟在江陵功名信非偶然也

清漳楊汝南少年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燈張博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倦臥忽呻吟如魘亟呼醒之具言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我爭而呼

汝南聞之大慟同郡亦相與嘆息罷博及明觀榜其名中焉
視榜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涖書以夜覆燈盃
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東都盛時郭洵直後改名儀直字敬叔吉水人七歲誦書兼
屬文中書挑誦畢試賦一首既就其半如廁於廁側取懷間
草紙寫所已成者爲邏者所獲扶至試所官詰之對曰父在
外間恐出而脫忘故私錄之官疑焉遂換題更試又立就遂
授宋州文學

澗谷羅椅之遠頃由乙科登顯仕廬陵大儒也江南革命歸
隱故鄉嘗作瞌睡詩曲盡其妙末意尤有味云瞌睡從何來
譬若風雨至曲几不待憑虛櫺那暇寄鷹人眉强撐伸手扇

已墜徑遊華胥國欲見混沌帝勦勦自成腔兀兀更有味息
疎疑暫醒氣窒還扶醉兒童欲惱翁搖膝問某字吻間僅一
咎言言下已復寐雜然拍手笑欲噉噉不遂何曾參祖佛先
會點頭意何曾逢麴車流涎已沾袂不省較短長誰能問興
替陰天百怪舞開口輒差異三百六十日何以長瞋睡

淳熙間有張氏者尉廣之增城時黠盜劉花五聚黨刼掠官
捕之累載不獲張任內弓級陳某捕得之尉上之縣縣上之
府皆以張非馬前躬捕後任滿謁憲臺憲命以府司成案錄
爲據付之至臨安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甚窘以此據
示部胥視之曰君厚謝我則事立辦張諾之數日胥來以文
書銜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欣然謝之莫測其故蓋部

胥初得憲司據見前有書功閥皆曰增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胥歸家每於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也

昔有詩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間立卓讀詩以精敏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掬水月在手一句爲題客應聲云十指纖纖弄碧波分明掌上見姮娥不知李白當年醉曾向江邊捉得麼又有持芭蕉一莖俾賦之卽書云翦得西園一片青故將來此惱詩情怪來昨夜窻前雨減却瀟瀟數點聲可謂精矣

東南紀聞卷二

東南紀聞卷三

息壤在江陵子城南門外舊記以爲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爲牧掘之六尺得石城如江陵城樓狀是歲霖雨爲災用方士說復埋之一夕如故舊傳如此近世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畚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城樓之簷則雨作復以故土還覆之不聞壤之息也然掘土而雨則辛稼軒幼安帥江陵時親驗之而信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

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
徑六尺八寸棄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
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
無應卽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
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
則未詳也

龍門峽在新城義眉觀下數里蓋溪澗自兩巖門中湧出者
也范石湖嘗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巖千丈巖壁色如碧玉
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水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巖
根有磐石盛之激爲飛雨濺沫滿峽舟逼其前衣皆透濕又
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許用木梯升之卽龍洞也峽

中紺碧無底石寒而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
水益湍激亟返掉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且飛瀑沾濡
著肌起粟骨驚神懣凜乎不可久留也蓋天下岐泉之勝當
以龍門爲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遊者當必以其言爲過也
范石湖帥蜀還至嘉州登大巖山焉卽佛書所紀普賢大士
示現之所也山高摩霄無復磳磴斫木作雲梯釘巖壁緣之
而上頂峯有光相寺七寶巖險峻無比上有松狀如杉而葉
圓細重重偃蹇有如浮圖范以季夏至時數日前雪大降木
葉尙有雪漬斑斕之迹草木之類世所無有明日復登巖眺
望諸山之北卽西域雪山崔嵬刻峭凡數千百峯初日照之
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見者謂自古至今未嘗

消也頃之巖前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俄而
洗巖雨至而佛現光矣光將大現兜羅綿雲布巖下紛郁而
上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
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若自見其形貌於虛明之
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
云攝身光也此光旣沒前山如水起雲馳復出大圓光橫亘
十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峯巒草木皆鮮妍絢繡不可正
視雲霧旣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又自雪洞山上復出
一光而差小過山外至平野間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
金橋大畧如吳江垂虹而兩圯間有紫雲捧之至未時雲物
淨盡謂之收巖金橋至酉後始開

艮岳初建土木宏麗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公素以豢擾爲優日集輿衛效禽鳴以致其類一日徽宗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遂命以官資子加厚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然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

杭州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闌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

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皪如漆曰玳瑁魚文采又可觀吳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泛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一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東坡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精妙得名龍德韋后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傍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宣和間起花石綱名艮岳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維揚后土廟有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之御苑三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

松源之望山曰中子折旋綿延以達於桃溪有石如龜在水

之涖鄉人以之占歲沒則豐見則凶更數百年罔有弗驗將
沒則淫潦乘其巔驅沙卷石化爲平洲漫不露蹤跡時則豫
有豐年之喜將見則流水齧其下盪激洩滌滙爲深淵屹然
浮游於清波之上時則豫有凶年之憂鄉人因其沒而樂於
耕稼因其見而謹於蓄儲是以豐年有餘而凶年不匱茲其
爲靈龜歟

嘉州凌雲寺有天寧閣卽大像所在沫水由雅州而來合大
江直擣山壁灘瀧險惡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浮屠海通
始鑿山爲彌勒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
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
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東坡詩云但願生爲漢

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亭於山上
湘西有漢廟焉門外古樟一兩株本幹空竅小株出根上亦
數十圍意廟必長沙定王時所建及瞻肖像則前祀漢文帝
上不及高下不及景後殿呂后巍然而已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棗陽縣之花山遠近之
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殽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蜀之青城有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
大木數十於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掛橋於平空
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木蓮蓋所罕見放翁陸游嘗遊臨印
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

狀如芙蕖香亦酷似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卽所謂蜨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鼃祭宗廟又何足怪哉

泗州浮圖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道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飛墜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可強遂止 又翟公巽靖康初赴召過泗州見僧伽像鬚涌出長寸餘他人不見怪之一僧曰公雖召還不久復出蓋鬚出者須出也後果驗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百行殿然考之唐書無傳竟不知何神也

九江岳肅之負山立屋在湓城之中山有堅土凡版築者得畚致之慶元初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傍著字曰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焉居數日山隕壙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兩傍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尙熒熒取之卽滅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有銅盆類今廝羅殊無古制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鐙附著不測其所以用有一銅盂穴底市井庖人什器同制碣曰晉征虜將軍墓

數日復雨山又隕碣復埋焉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時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姓氏可見亦一異也

雪山王景文嘗遊東林有導以訪古冢於西山之阿者入而觀之累甃爲室下廣而方上銳而圓四隅蹲以猛獸而其旁皆石爲壁石柱承之柱爲龍虎形而壁則爲人狀別以類而飾於首有功曹書佐門下功曹門下書佐車亭長候車亭長信都長都亭長從史門下史中史立符史重車卒賊曹騎小史二人騎牛三人皆乘大車蓋或挽以橐駝以馬以牛從者或執刀斧或執劍或懸鐘鼓以擊之皆作奔走狀又有反映障面而哭者其畧可見者如此又有穴正中斑斑似有人物

而狹不可入其刻畫不甚精密而皆有文采字正類漢隸退而考之其官屬與晉志多合往往晉宋前郡守縣令所藏也其刻諸壁者亦記當時送葬之官屬云耳以其與前事相類故取而併錄之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貴人也後留中國以通來往之貨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時性尙鬼而好潔祈福有堂堂中有碑是爲像主凡會食時不用匕箸以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洒以薔薇寘右手於褥下羣以左手攫取

吉水周氏之先有爲里胥者出入里巷一日至縣下十里外曰牢橋小巖鋪中見鋪家用一稱錘如冶鐵如土硃石周取

而閱之亦贊其好問鋪家何處得來鋪家曰牆東隅尙有數十塊周就取其一歸示妻子競相傳玩愛其形如馬蹄有磨之於石者其光爛然乃知其爲金也周卽夜攜小器盡載以歸枚枚相似輕重不差夫麟趾裹蹠漢一斤金也其來古矣更千百年忽焉而出古人云至寶橫棄道側是可爲此寶惜南安屬縣曰上猶有鍾氏者家素饒財有媪主家勤儉好善所居堂後汙池廣尋丈以散鷺鴨一日鴨得魚長七八寸旣吞復吐媪意魚之不受啄也倚戶視之吞吐益久怪之驅鴨而涸其水魚無有也漉其泥得一笏如魚之長浴而視之白金也旣又探泥笏愈多竭其泥得笏凡千百自是家益饒義驗者九江成校王成之鎧騎也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

弄潢池兵符下統府調卒成與行至吉之月餘寇犯龍泉柵
成出鬪死焉官軍亟鳴鉦踰屹立不去悲鳴尸側賊將顧之
曰此良馬也遂取之

錫夫人者俚謂之湯婆韝錫爲器貯湯其間霜天雪夜置之
衾席用以煖足因目爲湯婆竹谷羅學溫文之曰錫夫人且
贊之曰禮云八十非人不煖則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黃太史
之詩不云乎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則人或適以病老也
夫人有安老之功而無病老之患其賢於人遠矣孔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錫夫人有焉

東晉猶乘牛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是也唐劉子元傳
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簪

只是乘馬所以有席帽護塵之服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
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輦因循至此故制盡泯紹興乾道間
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
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
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
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黃羅繖何不多
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起
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麋卵
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
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膏肓無忘餐寢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永志自今每正月五月九月十
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
始也寶華注引釋氏智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鑑境照四大神
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爲省刑唐
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命僧作佛
事者宋朝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近年之禁刑
屠亦其遺制也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
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
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卽今喏也

今之衣半臂者或者謂非古之禮服也魏明帝嘗著帽被縹

綾半袖楊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

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子繡襦

字書無繡字續漢書

作襦並其勿切

三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

諸子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檐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褕襦郭璞注云俗名襦掖據此則諸子上加繡襦如今之半臂也

五原趙執中分領駐鎮江之中軍出新巧進水幹箭塗之以漆黑質而赤章椽首罍項自其腹羨以殺之旁開兩道左右如一中爲穴以求受鏃其鋒鑿長七寸有奇射及三百步之外名曰風羽云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鶯黃爲腰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

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未幾而金人之來卒不能制斯亦服之妖歟
陽東山云紹興庚戌隨侍先文節公接伴北使使以趙州濁梨兩顆私覲梨皮黃褐色肉黑如墨質如酥味甘而香大如嬾膀亦奇種也

東南紀聞卷三終

新園雜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釵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釵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剗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禮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

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
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
陸文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
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菽園雜記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明陸客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粿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礮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礮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坐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腳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俳優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尙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論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錫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

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

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

名會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顚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殽已具必令人舁入觀之

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蹋鞠宣廟愛而闡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卽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

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
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展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
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
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
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
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人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
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
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蔽勢甚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

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瑋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爲然適兵部尙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景皇帝旣卽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瑋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卽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玉女

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
上覆屋數楹四周鑿以甃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徹可鑑絲
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
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
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爲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
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
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或至泄利驛官於
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
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鬣呼

爲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怒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爲義弟兄一人受挫則共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實殺之非整也

衆證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
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
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
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
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
慕其風采徽字尙文南京人丙戌歲予犒師寧夏過寧州
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志
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
通俱送尙文以備承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
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

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澇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旣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覺

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
今之所謂乖卽古之所謂黠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
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劾姦
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爲癡此
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
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
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
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
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
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一百五十里爲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
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僦屋間巷
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
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
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
得稻米一斗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
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
以太子卽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尙
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使
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嘗與
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

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

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

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槩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

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羣雄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

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
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
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
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
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
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
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
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
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
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

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旣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

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己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

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
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
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
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
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山人嘗以
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
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爲錢瑞妻章氏
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
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

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成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揚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嬀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子家時爲里正亦在

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嫺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爲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出以爲翫予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

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啟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其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

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鷺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恐之曰

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
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
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
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
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冊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
者一二云

羔裘三章 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以苟得而於
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
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
爲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爲不可但詳味語意在首章邦

之司直邦之彥兮者贊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 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囊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醕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 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 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疆爾界 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牟言疑非

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上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元鳥 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元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湯方韻爲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

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
票與慄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
綽盛本孟也今以名鐵冑鐳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閫
朝闡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爲價值
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
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
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
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
之佛禪受之禪爲借用圈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領修大典歸老太倉

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計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者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

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爲

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
有詰之者曰爲人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
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
能答

古諸器物異名屢屢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
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
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
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
腥故用於刀柄上螭螭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
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
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

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蚘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

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若非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錫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

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爲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狗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藉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

永國集卷之二
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
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朝廷法禁太
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
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爲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
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
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農
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
多碎而爲粃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髡緇氏乃以不識浮
屠字議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

若稱沙門比丘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
卽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伊川先生治喪
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
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
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
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湑浴不共
湑浴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
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
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者
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浴此類推之

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穠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上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杜子美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

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谿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舊本江楓漁火爲佳此皆刻本之誤也

原本江楓漁火爲佳之下曰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爾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爲學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尙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爲千戶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爲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爲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

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爲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瑣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譁之問

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元時舊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爲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三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尙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爲六尙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尙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尙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尙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

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宏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

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駟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然其時尙稱

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爲松江九峰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峰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爲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

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社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阜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阜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

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宏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悶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烹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

淳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景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

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強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瑄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帡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敕書令其祛除民害我敕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任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

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卽作論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芝川

嚠塘則曰嚠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
蓋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
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
之東西川越之剡溪婺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
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
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
未爲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
可憎柏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
先一盃不許喫菜第二盃纔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
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菓品以

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獻神牲品質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尙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

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道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爲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爲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爲之也此猶未爲害事若某

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荆公以詩戲之其爲汚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爲此荆公端人追之戲而恐亦非其所屑爲也闕而不信爲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歐陽公言餽餽之譌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阜作案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郎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
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
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
爲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
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
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戶之類
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
書賜一品服嘗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
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
爲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
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搢紳介冑判爲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
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
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
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尙書一階在外
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
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爲
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
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
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爲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
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
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

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韋事母孝母病瞽日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蟻螯蟲數枚炙以奉姑給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旣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卽殺

其二子走訴於朝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
好事者爲作蝦蟆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
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鼃
上以鼃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鼃大江中鼃無大
小索捕殆盡老鼃追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豬爲餌釣之
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
甕穿底貫釣緝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
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
尾有鱗甲疑卽鼉也未知是否聞鼃之大者能食人是亦
可惡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

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衒有少年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旣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相愛之

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年挾利刃以入一接後絕
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撫拾素有讐者一
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
首伏罪云吾見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
法司具狀上請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
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
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
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
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
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

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矣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剗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爲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人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踴弛之士多得放假入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鴞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敝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

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以至正統間大臣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數人及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尙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尙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尙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謠

曰滿朝陞保傳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
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衆證云婦已登
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
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
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
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
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
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
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

牆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諱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爲某村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謂鳥喙爲角耳

蓋以爲獸丁之角則無鳥之喙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
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
書用無釋鳥喙義不知何所據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雪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盃小者
如鷺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
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
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芥園雜記卷二

菽園雜記卷四

景泰皇帝卽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冊己子爲皇太子更封今上爲沂王未幾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爲剴切大意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牴懽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上大

怒逮繫詔獄撈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筆八十幾死且并筆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爲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憂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

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淵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白恭敏公主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尙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卽閉閤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尙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福者

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識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益怪之因稱爲大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懼拉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壻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闔扃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羣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於內署問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皆污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誼諸葛蓋宗誼

之父執李則其爲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爲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爲虎攫去持刀跳虎背拘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虎脇鄰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爲虎所攫官棄簪奮挺連擊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濱州

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莫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爲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斷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歷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旣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歷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

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歷可觀豈但山中無歷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闕西買棺闕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繞宮牆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樞必由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返樞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疎

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
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
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
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尙書白公以
爲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
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
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
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
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
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

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爲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尙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卽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

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指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
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
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
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
己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
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
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
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杲無入聲韻入聲內
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
屯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

爲信無清字韻歛睦葵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
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
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
剋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裏台溫人以張敞
爲漿槍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
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
話文達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
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
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
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

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
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
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
諭之則啗金銛劔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
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
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
輒不報此蓋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
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篡襲其
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
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

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
尙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
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尙
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
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
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
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
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
度忠邪太明以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
而慎

大同猫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
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
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
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
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
戍烽堠之政其日有五一日城隍二曰軍役三曰關津四
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件記于左方

整點軍士

奏報聲息

此二事原隸司馬部郎
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

京營

季報軍馬

京衛

歲報軍馬

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虜中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土兵

嚮導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內府幼匠

土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爲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

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
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
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
同蓋選軍民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
將軍優旃所稱桂楯郎疑卽此也凡大朝會若夷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著飾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劒列
丹陛上常朝著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
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鑾輿
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
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
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尙寶司奏而給發

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幕嘗詢問已巳車駕蒙塵事有老
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
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
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遙見
軍馬移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爲計
相與枕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
公兵部曠尙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虜臨陣必待我動彼
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
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也先乘
勝入寇隳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

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虜爲其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交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眞耳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值

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

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智井窰窰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窰窰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

有之京師李千戶者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宏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已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由已飢之由

已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
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同戾氣哉爲今
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
飢貧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
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
和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
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
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
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
復見心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
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
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
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
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
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
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峒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爲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
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
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
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矣雖暴客猶
知愛之況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爲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鳥鼠二物同穴同穴而處遂爲雌雄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爲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螽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蟀名瑣蛞殼中必有一小蠨失蠨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稭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卽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葛秫其榦名

稭稽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稭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爲黃稭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稭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於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任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

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爲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箸使方。

而銜之呱呱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卽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暑嚙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

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四終

菽園雜記卷五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黃緣縉雲侯一則黃緣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

有每旦朝退卽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
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間天順間
尙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間吏部尙書王公文戶部尙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
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
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
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
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諡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筆者非是
筴卽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
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

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
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
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
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
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
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
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
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
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
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

人亦難之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屈其榦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

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
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
於王元直學正家閩福建

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

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歸因詩話及袁忠徹
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
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
初人與

本朝自己巳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
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
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遊擊等
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

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
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
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
花鎮紫荆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
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
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
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
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
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田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
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尙寶卿有以六

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尙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尙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

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僊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菰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乜加思蘭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

費亦何紀極況異時啓黷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

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
今所謂譚家馬者卽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
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
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
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
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卽量調以
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
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
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
之大略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

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旣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

以是終身不食醬膏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焚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饕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子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史劉梗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嶺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爲坡候其生前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

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廣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鱗皴雜生苔蘚與山石無辨獐鹿誤從摩癢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略不傷囓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瘕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文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

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
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
兵官爲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
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
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
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
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
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箝其口耳各邊總
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
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
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

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僞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惠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憂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

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陪贓不訾民復困瘁況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爲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爲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諸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事時閤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

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
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
人遠矣

湯都指揮允績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爲詩文亦雄健有氣然
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
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
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
山頗號險要適參將員缺兵部以允績舉充卽鎮未久有
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有數騎薄城下允績語故人云
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其人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人
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爲

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平素出入閤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瀋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鐫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塹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歐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邱內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邱邱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邱不之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允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憮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子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

至投入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瑤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雅士目之成化初爲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穢甚矣吾鄉達有爲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爲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

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曠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迺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爲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

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卽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尙寶卿陞是官

文徵明云文貞薨世時郭夫人猶在

且不聞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衡山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蝻蝻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氣而
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
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胥井時
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
無首尾蠕蠕而動欲煮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
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蝻蝻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
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
音其卽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蓍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爲陽有字一面
爲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爲面爲陽無字爲背爲陰有
儲泳者以爲古銅器物欸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

非也錢之有文爲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爲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爲律邪

初過呂梁洪沽頭聞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爲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爲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漚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爲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頻頻揉

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子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藁一作芭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禮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菽園雜記卷五

菽園雜記卷六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淝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卽今開封府封邱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卽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

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
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
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
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
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
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
海運不罷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
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間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
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
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
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

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
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
止爲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
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
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
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
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
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
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

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爲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爲厲游魂爲變有所歸往而不爲災此正伯有爲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爲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卽古癘字謂巡爲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爲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爲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譌爲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

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爲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爲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有无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卽鐫戶而出至暮潛攜酒肴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出則矐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圻工修尼寺得纏鬃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

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牆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宮牆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

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尙書余公議欲再爲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卽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辭傳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

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爲尙書必欲爲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

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尙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鬚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羴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數時何人調蜜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卽且甘帶卽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虺出游忽有蜈蚣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

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也聞蜈蚣過蝸篆卽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鷲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爲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

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子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菊酒之菊

一鸞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

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
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
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掇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
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
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
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爲二十九人
名庶吉士聞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
職讀書文華堂後又選進士爲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
解縉爲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最得
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嘗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
之有軍匠楊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
以聞達因愬於上云此李賢嫉之也知上必親鞫密召暄
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以實
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誣賢臣於賢素不識不敢枉也
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
言觀此可知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
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
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冊封親王使外國賁捧詔

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頓爲增重於前舊嘗爲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賄不去其濫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妬懼其夫置妾常爲贗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爲鳥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尙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

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泰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耶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爲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同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尙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卽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英廟

上賓先生遂爲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爲問遂下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寮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宏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尙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譌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校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卽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詬者如蘇淞云鹽豆江西云

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旣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爲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爲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爲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爲珍異直沽漁人剗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爲瘟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爲然夫物亦有然者矣

仲襄聞張留乃樟柳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踣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準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七年間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

尋陞尙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爲之語云兩字得尙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鎬鼎夫爲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爲人鼎夫云一利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口必爲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搆廣人百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予少保薦王偉爲侍郎時商狀元

嘗密言其非所宜薦然疏已入矣旣而于公有不愜意時
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舊字也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
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
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幸
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
運辛苦是以讐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於市予謂斯
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
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
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涪谿岵臺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

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結字從水從山從
广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晤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
次山語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活則自
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
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時嘗忤權
貴出爲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
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
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
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轟字三
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
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尙書涑水張公患瘡
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臀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
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魴詳視之實線
也方怪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卽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
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
粒并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
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
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
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

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
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
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
如法整治奏上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
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
州志按菘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
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
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
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雉鴿不踰濟此成
說也今吳菘之盛生於燕不復變而爲蕪菁豈在昔未得

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
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
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
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尙不知邪永年慚赧
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
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今人有喪翦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
於勾引祭賻之貴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
士大夫家亦有爲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文貞公遺戒子
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庵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嘗欲卽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爲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

說耳

仲按錢志謂爲文德皇后指痕

菽園雜記卷六

菽園雜記卷七

予爲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巡撫崔莊敏公公以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爲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爲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子時亦以爲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柘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旣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

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旣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旣不知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牽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未乃引孟子答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

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汎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爲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主任淞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

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爲兵部尙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爲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爲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略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歎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嬌姁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嬌舅母合而爲姁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黠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卽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卽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隴又如古人以瓠爲

壺詩八月斷壺是己今人以爲葫蘆疑亦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
文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
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
夫二儀旣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
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
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他人依託
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爲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
司徒有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
爲縣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鄣五鄣爲鄙

五鄙爲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夔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旣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

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至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卽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爲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爲急

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尙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旣而它之問僧云尙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鰯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子乎明韓推奎之度非過稱也人量田地最善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丈量見惠政實數使多

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陪
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行此舉以屬戶部
主事何寅寅日惟耽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祇憑里
胥輩開報輒與準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
數虧欠者皆謂之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
民居址街衢河道皆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
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
蓋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
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
者納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
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

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爲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
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
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兼置
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竝因之隋改刺
史爲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
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爲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
帝改總管爲太守改長史司馬爲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爲
郡丞唐改太守爲總管又改總管爲都督省郡丞置別駕
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爲刺史天寶元年改
刺史爲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爲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

度使爲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錄司戶司土司刑爲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爲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爲府以知州爲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爲路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官各一員本朝改路爲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爲知府判官爲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則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

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葬一事云按埋本作狸周禮以狸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狸之祭川澤則沈之是埋葬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旦皆

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畀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贏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爲無禮蓋上不見贏餘者平治之也或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爲過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艮石按而辯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目爲沈落魄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

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惟寅
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
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
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
志卽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
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
內官掌之以爲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
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已有此固衆人
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
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尙無之

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臥內有墜壁一堵一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爲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減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京師間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制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癰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
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
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
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
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
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
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
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
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
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
妄據欲杖劒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

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記載喜其奇而錄之聞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投琰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

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衎衎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挈殃兒此特里閤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傳粉纏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卽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鍼指後

至真定一生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繫之於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鮪魚字一作鮪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鮪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鱉凡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今謁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豬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卽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

嘗與鄭介庵會飲介庵問魚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人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庵先生稱沙隨爲程丈蓋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劒作咒語嚙水使舞舞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

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
人召之竟不驗或疑其犯淫汚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
子隱許旌陽皆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
誠感神則神物爲之訶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
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
亡生以徇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攜體而
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
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
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
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

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閔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況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笛以
白娛忽有大面矮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爲
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燒鐵筋炭中取笛
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筋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
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頤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折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
孫御醫者素善詭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
餽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
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
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以
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

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上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騎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

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物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解舍牆垣俱倒壓死軍民囚犯皐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懼外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月間地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七



